

<<呐喊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呐喊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3914189

10位ISBN编号：753391418X

出版时间：2003-6-1

出版时间：浙江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鲁迅

页数：14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呐喊>>

前言

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，后来大半忘却了，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。所谓回忆者，虽说可以使人欢欣，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，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，又有什么意味呢，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，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，到现在便成了《呐喊》的来由。

我有四年多，曾经常常，——几乎是每天，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，年纪可是忘却了，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，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，在侮蔑里接了钱，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。

回家之后，又须忙别的事了，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，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：冬天的芦根，经霜三年的甘蔗，蟋蟀要原对的，结子的平地木，……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。

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

<<呐喊>>

内容概要

《呐喊》是鲁迅1918年——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。

当时正值五四革命精神高扬时期。

作者创作小说意在描写“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”，“揭出病苦，引起疗救的注意”，并为新文化运动“呐喊”。

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，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，对封建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，表现出对民族生存的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。

本书收入鲁迅先生1918年至1922年间创作的小说14篇。

本书贯穿着充沛的反封建热情，“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，使他不惮于前驱”，本书以卓越的艺术语言——严格的现实主义形象，巧妙的艺术构思，一篇又一篇新形式，揭示了深刻的社会问题，写出了整整一个时代。

裘沙、王伟君两位艺术家以毕生经历用画笔揭示鲁迅的思想体系，以“理解的准确，表现的深刻，艺术的精湛”再现了鲁迅的世界。

<<呐喊>>

作者简介

鲁迅，（1881年9月25日～1936年10月19日）原名周树人，后改为周樟寿，字豫才，浙江绍兴人。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、思想家和革命家。

代表作：小说集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，散文集《朝花夕拾》，散文诗集《野草》，杂文集《华盖集》《二心集》《而已集》。

人称“文思革”。

光绪七年八月初三（1881年9月25日）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（今绍兴市）东昌坊口，祖籍河南省汝南县。

青年时代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，1898年更名为周树人，字豫才。

1902年公费至日本留学，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，理想以自己的双手去治病救人，后因战乱纷起改行作家，从事文艺工作，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（见《呐喊》自序）。

1905—1907年，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，发表了《摩罗诗力说》、《文化偏至论》等论文。

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，夫人朱安。

1909年，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《域外小说集》，介绍外国文学。

同年回国，先后在广州、绍兴任教。

1918年以“鲁迅”为笔名，发表中国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。

1927年与许广平女士成婚，生有一男名周海婴。

有3个侄女。

1936年10月19日因病逝世于上海。

著作收入《鲁迅全集》，作品及《鲁迅书信集》，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。

后于1981年出版《鲁迅全集》（共十六卷）。

2005年出版《鲁迅全集》（共十八卷）。

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说、杂文为主，小说中《祝福》、《阿Q正传》、《狂人日记》等较为知名。

鲁迅的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杂文共数十篇（首）被选入中、小学语文课本，小说《祝福》、《阿Q正传》、《药》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。

北京、上海、绍兴、广州、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、纪念馆等，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、日、俄、西、法、德等50多种文字，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。

鲁迅以笔代戈、奋笔疾书，战斗一生，被誉为“民族魂”。

毛泽东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和革命家，是中华文化革命的主将。

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是鲁迅先生一生的写照。

书籍目录

自序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《呐喊》导读

<<呐喊>>

章节摘录

故乡 我冒了严寒，回到相隔二千余里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。

时候既然是深冬；渐近故乡时，天气又阴晦了，冷风吹进船舱中，呜呜的响，从篷隙向外一望，苍黄的天底下，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，没有一些活气。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。

阿！

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？

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。

我的故乡好得多了。

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，说出他的佳处来，却又没有影像，没有言辞了。

仿佛也就如此。

于是我自己解释说：故乡本也如此，——虽然没有进步，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，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，因为我这次回乡，本没有什么好心绪。

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。

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，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，交屋的期限，只在本年，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，永别了熟识的老屋，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，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。

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。

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，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。

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，所以很寂静。

我到了自家的房外，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，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。

我的母亲很高兴，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，教我坐下，歇息，喝茶，且不谈搬家的事。

宏儿没有见过我，远远的对面站着只是看。

但我们终于谈到搬家的事。

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定了，又买了几件家具，此外须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，再去增添。

母亲也说好，而且行李也略已齐集，木器不便搬运的，也小半卖去了，只是收不起钱来。

“你休息一两天，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，我们便可以走了。”

母亲说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还有闰土，他每到我家来时，总问起你，很想见你一回面。”

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，他也许就要来了。

这时候，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：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，下面是海边的沙地，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，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，项带银圈，手捏一柄钢叉，向一匹獾尽力的刺去，那獾却将身一扭，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。

这少年便是闰土。

我认识他时，也不过十多岁，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；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，家景也好，我正是一个少爷。

那一年，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。

这祭祀，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，所以很郑重；正月里供祖像，供品很多，祭器很讲究，拜的人也很多，祭器也很要防偷去。

我家只有一个忙月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：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长年；按日给人做工的短工；自己也种地，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），忙不过来，他便对父亲说，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。

我的父亲允许了；我也很高兴，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，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，闰月生的，五行缺土，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。

他是能装 捉小鸟雀的。

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，新年到，闰土也就到了。

<<呐喊>>

好容易到了年末，有一日，母亲告诉我，闰土来了，我便飞跑的去。

他正在厨房里，紫色的圆脸，头戴一顶小毡帽，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，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，怕他死去，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，用圈子将他套住了。

他见人很怕羞，只是不怕我，没有旁人的时候，便和我说话，于是不到半日，我们便熟识了。

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，只记得闰土很高兴，说是上城之后，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。

第二日，我便要他捕鸟。

他说：“这不能。

须大雪下了才好。

我们沙地上，下了雪，我扫出一块空地来，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，撒下秕谷，看鸟雀来吃时，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，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。

什么都有：稻鸡，角鸡，鹁鸪，蓝背……”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。

闰土又对我说：“现在太冷，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。

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，红的绿的都有，鬼见怕也有，观音手也有。

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，你也去。

”“管贼么？”

”“不是。

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，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。

要管的是獾猪，刺猬，獾。

月亮地下，你听，啦啦的响了，獾在咬瓜了。

你便捏了胡叉，轻轻地走去……”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獾的是怎么一件东西——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——只是无端的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。

“他不咬人么？”

”“有胡叉呢。

走到了，看见獾了，你便刺。

这畜生很伶俐，倒向你奔来，反从胯下窜了。

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……”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：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；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，我先前单知道他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。

“我们沙地里，潮汛要来的时候，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，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……”阿！

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，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。

他们不知道一些事，闰土在海边时，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。

可惜正月过去了，闰土须回家里去，我急得大哭，他也躲到厨房里，哭着不肯出门，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。

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，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，但从此没有再见面。

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，我这儿时的记忆，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，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。

我应声说：“这好极！”

他，——怎样？”

……”“他？”

……他景况也很不如意……”母亲说着，便向房外看，“这些人又来了。

说得买木器，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，我得去看看。

”母亲站起身，出去了。

门外有几个女人的声音。

我便招宏儿走近面前，和他闲话：问他可会写字，可愿意出门。

“我们坐火车去么？”

”“我们坐火车去。

”“船呢？”

<<呐喊>>

” “先坐船，……” “哈！

这模样了！

胡子这么长了！

”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。

我吃了一吓，赶忙抬起头，却见一个凸颧骨，薄嘴唇，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，两手搭在髀间，没有系裙，张着两脚，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。

我愕然了。

“不认识了么？”

我还抱过你咧！

”我愈加愕然了。

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，从旁说：“他多年出门，统忘却了。

你该记得罢，”便向着我说，“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，……开豆腐店的。

”哦，我记得了。

我孩子时候，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，人都叫伊“豆腐西施”。

但是擦着白粉，颧骨没有这么高，嘴唇也没有这么薄，而且终日坐着，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。

那时人说：因为伊，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。

但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，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，所以竟完全忘却了。

然而圆规很不平，显出鄙夷的神色，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，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，冷笑说：“忘了？”

这真是贵人眼高……” “那有这事……我……”我惶恐着，站起来说。

“那么，我对你说。

迅哥儿，你阔了，搬动又笨重，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，让我拿去罢。

我们小户人家，用得着。

” “我并没有阔哩。

我须卖了这些，再去……” “阿呀呀，你放了道台了，还说不阔？”

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；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，还说不阔？”

吓，什么都瞒不过我。

”我知道无话可说了，便闭了口，默默的站着。

“阿呀阿呀，真是愈有钱，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，愈是一毫不肯放松，便愈有钱……”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，一面絮絮的说，慢慢向外走，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，出去了。

此后又有近处的本家和亲戚来访问我。

我一面应酬，偷空便收拾些行李，这样的过了三四天。

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，我吃过午饭，坐着喝茶，觉得外面有人进来了，便回头去看。

我看时，不由的非常出惊，慌忙站起身，迎着走去。

这来的便是闰土。

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，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。

他身材增加了一倍；先前的紫色的圆脸，已经变作灰黄，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；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，周围都肿得通红，这我知道，在海边种地的人，终日吹着海风，大抵是这样的。

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，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，浑身瑟索着；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，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，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，像是松树皮了。

我这时很兴奋，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，只是说：“阿！”

闰土哥，——你来了？”

……”我接着便有许多话，想要连珠一般涌出：角鸡，跳鱼儿，贝道台，即道员的俗称，清朝官职，有总管一个区域行政职务的道员和专管某一特定职务的道员之分。

前者是省以下、府州以上的行政长官；后者掌管一省特定事务，如督粮道、兵备道等。

辛亥革命后，北洋政府曾沿用此制，改称道尹。

<<呐喊>>

壳，渣，……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，单在脑里面回旋，吐不出口外去。

他站住了，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；动着嘴唇，却没有作声。

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，分明的叫道：“老爷！”

……”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；我就知道，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。

我也说不出话。

他回过头去说，“水生，给老爷磕头。

”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，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，只是黄瘦些，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。

“这是第五个孩子，没有见过世面，躲躲闪闪……”母亲和宏儿下楼来了，他们大约也听到了声音。

“老太太。

信是早收到了。

我实在喜欢的了不得，知道老爷回来……”闰土说。

“阿，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。

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？

还是照旧：迅哥儿。

”母亲高兴的说。

“阿呀，老太太真是……这成什么规矩。

那时是孩子，不懂事……”闰土说着，又叫水生上来打拱，那孩子却害羞，紧紧的只贴在他背后。

“他就是水生？

第五个？

都是生人，怕生也难怪的；还是宏儿和他去走走。

”母亲说。

宏儿听得这话，便来招水生，水生却松松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。

母亲叫闰土坐，他迟疑了一回，终于就了坐，将长烟管靠在桌旁，递过纸包来，说：“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。

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，请老爷……”我问问他的景况。

他只是摇头。

<<呐喊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